

鮑氏國策

六

鮑氏國策魏卷第七

縉雲鮑

彪校注

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隱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

陽鄆許偃陵河內之開封中牟湯武酸棗卷

栢子

智伯索地於魏栢子魏栢子弟予任章魏曰何故弗

子栢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

國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

必驕驕元作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

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

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

智伯君行釋以天下圖智氏釋猶舍也何而獨以

吾國為智氏資元作質乎舍此不圖適足為君曰善

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羣狼元作於

一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

智氏遂亡

文侯栢子之孫元年威烈王二年丁巳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

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

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

乃知文侯已講於已也二國不伐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也啜飲盡一

文侯謂觀師贊魏人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

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

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彪謂樂羊所謂隱忍以

烹矣敵其殺敵之心則大事去矣何救於子則既

慈愛沮其殺敵之心則大事去矣何救於子則既

天性為者也觀師贊之言其謗書之渠乎雖然無以

慨一義鼓視分羹為有餘比覆醢為不足使其投杯慷

可望之以聖西門豹為鄴令魏郡屬而辭乎魏文侯曰子往矣

必就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

名亦有國策魏一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

之士老石坐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

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

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禾下生草鰲元

驢牛之黃也似虎乃深黑馬耳白骨疑象武夫

類玉武夫石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

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

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昔與之期

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文侯曰鍾聲不比

乎比猶左高言左方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

乎比猶左高言左方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

乎比猶左高言左方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

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以治不明則樂音

君審於聲審言聽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敬聞命師友謂周衰世主無如魏文侯之賢者夫其

雖後無賢可得乎然則用真儒無敵於天下信矣

武侯文侯子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

固哉王鍾侍坐元作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

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

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

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

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補彭蠡之

波彭蠡章右有洞庭之水文元作山在其南而

衡山在其北衡山在長沙南岳南在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為

放逐之字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後志

戰國策築居天而右天谿之陽華伊關

此言左之陰天谿即河盧罕在其北地伊洛出

其南孔曰伊水出陸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為

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大晉山險而右漳滏元

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

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

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

矣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

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起傳有小異

惠王武侯子元年六年辛亥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說文澮水出薛陵

二年敗韓為禽樂祚將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

祿之開田以待有功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

不崩直而不倚直直前棟撓而不避者撓折也喻

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形地之險阻見

見其形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

曩襄之力也二人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

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

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

臣之有六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

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曩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

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

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

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

無積蓋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既亦已愈多公

叔當之矣處謂公叔此言何其似魏降也

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者

所不能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此

及太子公孫鞅願以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

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

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

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

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

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商君傳略同

秦衍韓圍梁秦獻公二十三年燕趙救之謂山陽君

楚宣策言此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

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

鄭新鄭鄭近計者為梁不如構三國攻秦趙集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

國策魏七

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

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

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元作王曰寡人自為知不言

信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

梁王魏嬰史作觴諸侯於范臺此十五年魯衛酒

酣請魯君舉觴魯共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曰昔

者帝女蓋堯令儀狄博物志言作酒而美進之禹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言有所倚也易牙

乃煎熬元作燔炙燔炙和調五味而生

大公世字

之相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寢安曰後世必有以

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未詳三日不聽朝遂

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

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下

曰臨集韻彷徨仿伴仿伴從倚也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

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書注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亡其國者蓋

王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

也左白台而右閭頊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

後蘭臺強臺之樂也臺山林地缺各在其國有一於此足以

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

屬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秋

曰猶乘周禮禮起亦曰周禮盡在魯矣仲孫氏

作縉紳先生於國是特為中國禮儀之時而為魯

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國一時而為天

下萬世之明戒魏惠王起境内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

也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

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

盼宿將也而孫子臚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

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

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彪謂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

於樹德為王則誦矣故夫誦正之間不容髮人論

議豈不或出於正言未卒而誦隨唯其心不正之

也故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曰

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
客曰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
之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為王之外無加也若戰不勝則

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請

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

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眾也希賞太子雖欲還

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此

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元在宋策

魏記三十年有虎謂此申生伐臯落之例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為之故孟子

謂之不仁

齊魏戰於馬陵齊人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

國策魏一

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

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

臣聞之王者得度法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

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二年伐趙趙告

急於齊齊救趙伐魏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

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謂得度知計王

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不為人君服折節而朝齊

楚王必怒矣威王王游人而合其鬪游謂使人游二國之間也則

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罷音疲則必為楚禽矣

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人報於齊願臣言

而朝畜自此犬馬也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

也勝謂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不敗

耳非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言三國謂

之魏而甲秦楚居二國此其暴戾定矣齊暴戾史

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

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

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

齊於徐州虎謂施之策齊楚如視白黑數二三可

之而不聽耶以施之智其於策馬陵之戰不勞慮矣張田者亦施之倫與

惠施為齊元作魏交合為猶令太子鳴魏記唯申及為

質於齊王欲見之魏人謂王曰何不稱病臣

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

國策魏一

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

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襄王惠王子元年報王三十五年丁亥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

目為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

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

施期施解也昔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

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

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

之也未得其是其唯惠公乎施也請告惠公惠公曰

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

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藥水齧其墓藥流也見棺之

前和和指兩頭木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

也夫故使藥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張幕也

然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

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

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

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秦稱民黔首非此時語也故使雪甚因

弛期而更為日撰為借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

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

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

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國策魏七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

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行齊必戰齊戰勝楚而

與乘之與齊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行敗而與

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太子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玉之地南有鴻溝項羽

詳在陳汝汝水出弘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下

並屬新鄆屬南東有淮潁水出潁沂水出秦黃即陳留

蕢蕢踈西有長城之界榮陽卷縣有長北有河外卷

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盧田廡舍盧田

廡堂下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居人人民之眾車

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眾行人

如軍 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元

陳 謀史 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謂國

魏不被其禍謂橫 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

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

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為秦築

幸 受冠帶受服於秦 祠春秋助秦祭 臣竊為大王愧之臣

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散則非 禽夫差於干遂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

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

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蓋以青帕首項 奮擊二十

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

國策魏

十

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

事秦必割地効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

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

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且也 而不顧其後破

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

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綿薄也

蔓蔓元作蔓延也 若何若何言不可奈何 毫毛不拔

喻樹將成斧柯柄 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

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

秦之患故弊邑趙王肅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

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王

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欲并相秦魏儀相魏在十三年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

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約謂使韓魏韓氏亡史厭

韓史之亡者名厭謂趙獻與厭俱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

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

必并相楚韓也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

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

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

舉矣子盍少委焉請以事委之以為衍功乃有功魏則秦

魏之交可廢矣魏任衍則魏其所為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

國策魏十

上

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

功果相魏衍傳有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

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燕必反燕地此齊宣因喪

以下楚楚衍趙字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

於楚而樹怨衍而字於齊秦也齊遂伐趙趙魏鄰也

魏取乘丘屬秦山收侵地虛頓丘危頓丘屬楚破南

陽九夷疑當為九歲內沛豫州郡內許鄆陵危王之所

得者新觀也屬魏郡而道涂宋衛為制言雖得所觀

限二事敗為趙驅敗謂楚不與也楚不與則齊事

成功縣宋衛成謂楚與之地受地必魏王弗聽也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賈猶勸

近魏故魏恐韓王宣惠也魏王懼問張子張子

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

異也他言無且以遇卜王兩君相遇則講信脩王不

遇秦韓之卜也決矣決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

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尚言甚廣魏救趙廣猶心廣

之也此著書者述其遇秦之効魏斤元作楚人遽

於革下地缺革豈革邪遽傳遽楚伐齊之事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

衍之左華詳未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

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補儀之言為資

而反於楚王反言報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

楚軫自是如楚

張儀欲窮陳軫時在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元作

昔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公翁同項用曰

物之湛者湛謂其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強自秦

曰應為智言能止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軫在

合齊而魏欲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

多公之車王楚公至宋道稱疾而母行使人謂齊

王閔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

子東使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

之車迎之以嘗所迎魯侯

者迎之重之也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

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 所猶 惠子謂

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

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

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其明邪亡群臣之智術

也亡得 如其同邪是其可也未如其明也而

群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明塞不

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事不明而欲王必從是劫

張字衍子 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魏謂張

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

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

國策魏七

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

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

惠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

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字魏必

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秦攻其

弊不足以應秦二國皆戰今必此儀之所以與秦

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

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

攻於魏

哀王襄王 子元 年 癸卯

謂補張儀臣補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

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

齊使相之

因以齊魏廢韓朋而

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

此士言其効也齊廢公仲而

是公無患

此士計非先逐儀不

逐儀故公仲據儀不合齊能得行合魏非合魏不能廢朋明怒則復善儀矣於此然後知公仲之名朋也

元在韓策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

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

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

飲食而無事

衍無事必來四字

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

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

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

諸多人

以車百乘使於楚

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

軫教

臣與燕

趙故矣

言與之故

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

事請謁而往無久

言不於彼

旬五之期

期以十日王必

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

言有急事出使

急約車為行具

行所當具

犀首曰諾謁魏王魏

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

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

趙齊王

聞之恐後天下得魏

悉得魏後

以事屬

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

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

且任之故止之

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

懷

聞之曰

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

魏為主約故諸侯因

行魏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

因犀首從與行皆為魏約耳而因行者衆魏王曰

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任不可今四國屬以事

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言復

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又復行傳有在張儀初相之後彪謂軫之所立唯此有七國押國風

氣不然醇乎醇矣

齊王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不親魏王懼

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

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

度其至日先以車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補以百金

間私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

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

國策魏一

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

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

之相不元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按上章事

以計去之乃得相而儀實相魏四歲則所

去之在儀欲相之初衍得相且在儀復相秦之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和

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

魏合於秦者矣衍已悟秦故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元作繼從不善季子諫

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

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

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

必傷矣願王察之彪謂此用賢而使不肖問之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田侯不

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

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

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

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

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二士且公直言易而事

已去矣夫難構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

釋卒不我子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

補二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

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

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云

臣將侍需侍臣請云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

猶股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之

無若群臣何也內謂親之稱群今吾為子外之

母敢入子之事與猶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

之胡如何胡猶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

召文子文田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身行蘇代為田需

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王曰

不如其為齊也行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行時

韓故下蘇代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衍而蘇代曰衍

將右韓而左魏右言助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

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道猶中立

全二王且無所聞之矣以不聞所王之國雖微言浸

弱如漏樂而從之可也言如漏器尚足樂雖從二

是不得如王不如舍需於側舍猶以稽二人者之所

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二吾舉事而不利

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

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

厝厝措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身王而國便於事王曰

善果厝需於側厝謂哀王於是其不旋踵需不入術

得賢而付之國外若此者不可殆乎

史舉即甘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

今王讓先生以國已解舉後見之王為堯舜

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今王致萬戶邑於

先生弗受國張儀說因今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

而弗任也任猶信也舉既非之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懷攻梁南韓氏因圍黃元作黃成恢魏為犀首

謂韓王襄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

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

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黃乎若戰

勝兵罷敝罷音大王之攻黃易矣

大王之攻黃易矣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如木枝布

湊之如輻於轂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

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

鄭所至皆平地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

卒戍四方唯梁無之皆以山川關塞守亭障者參列

十里一亭障粟糧漕庾漕水運庾不下十萬魏

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

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

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

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

國策魏十

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

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

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

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

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

則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它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

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

為一國魏之士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

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

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

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

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

敢堅戰患補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

而益魏攻楚而適秦適猶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

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

也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

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補封侯之基

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腕搯把腕瞋目張

也切齒力言也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

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

口鑠金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

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

國策魏七

〇一九

外儀傳在諸國之先慮謂魏通秦而無阻因凡廣

國動矣敗從約之魏其過與使魏而魏魏

豈能其有愛於我哉兵來不除道何為以魏魏

是知其不可而誅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魏魏

憂哉如其是展轉計之則儀之辭屈矣魏不魏魏

將又曰彼魏四達之國又通於秦彼猶不魏魏

我何難乎秦如畏則諸侯一矣惜魏之不魏魏

也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

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皆魏人謂田嬰曰

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

齊言縱楚使深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

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

疑之於楚也

張儀走之魏傳言秦武元年群臣魏將迎之張田諫

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王不聽也張田退復諫於王曰

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

重猶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

不納張儀彪謂田之自比若此豈可望以士君子

耳

魏文子田田需周霄孟子時有此人相善欲罪犀

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

於齊王閔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

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

田需周霄二人雖善文今行薦文文必善行善行則復背其所善

魏王今惠施施自孟子之楚令犀首之齊釣二

子者言恩禮乘數釣車乘數將測交也測猶卜也魏

因知其厚我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

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釣二子者將測交也施欲楚

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

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

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

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

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則子必危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嬰犀

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

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

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

若汝也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

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

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

相張儀張儀相魏必有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

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再而左魏梁王長主也

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宜孰相以史補王代曰

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以太子為非固相也

固猶皆將務以其國事魏印以魏

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

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

自相魏記九年有

周寂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

之因使其人儀之為見者嗇夫見者寂與聞見者

間以何因無敢傷張子此九年儀

周寂入齊魏不善秦王武怒令姚賈讓魏王寂蓋秦

者魏王為之為寂蓋秦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

王通天下者以周寂也今寂遁寡人入齊齊無通

於天下矣齊秦為敵魏既以寂通天下於秦則外

之齊敗齊事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齊不善則可

以絕大國欲急兵伐則趣趙而已促使應秦也

最所以自為也按此姚賈與始皇所問之人相去

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為陳賈若此又者可也蓋陳

以舜後得為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衰時猶相及獨

可乎哉

秦召魏相信安君史不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

王武或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為信安說黨不必忠

今臣願為補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

自使有要領之罪刑也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

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定其交臣恐魏交之益

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必右趙者秦召臣又恐趙

之益勁也交魏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魏信

安省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

明矣惡猶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

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

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

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

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以矣臣故恐魏交

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亦去則魏元作之謀者必

曰舍於秦此舍猶棄奪其愛秦必令其所愛信者

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我魏也秦本欲塞趙而云

意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將與下有堅

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魏不能獨抗大王欲

字魏補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

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國危而權

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

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字矣趙之用事者

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

魏信以行韓魏事秦秦其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

焉今我構元作難於秦兵為招質言於用兵為

質猶本也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

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字事也彼將傷其前

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

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得地則堯舜之所

國策魏三

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慮謂堯舜

辯士欲重其事而言之過若此者不一也

樓梧魏人後約秦魏魏太子為質此十紛疆

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與猶反也兩國相

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言魏得利而強將負秦之

日太子為冀矣即所謂太后坐王而泣使王

王因疑於太子不決令之留於酸棗樓患之昭行

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行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

聞秦且伐魏王曰為期與我約夫言期以太子

故伐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

秦秦王昭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

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

與與國共伐魏臣恐其害於東周不欲正言魏受伐魏與周鄰言周則魏可知元

在秦

秦楚攻圍皮氏亦十年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

王之恐字行也見亡也元作矣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

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豈秦歸太秦恐失楚

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

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

與之復攻魏博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

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

曰敝邑之王昭欲効城地未入而為魏太子之

國策魏

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國

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此疾非名楚王曰諾乃出魏太

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魏太子在楚為元作樓子樓子庫也從太子為於鄢陵

事者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

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強也魏之所惡於國者無

公矣無如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人翟公必

謂齊王閔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

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此士言齊而

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

子之強言儀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

據也言魏襄為齊逐儀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

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鈞言齊與楚豈若由

楚乎秦疾攻楚行楚字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割元作寄

汾北以子秦而為和汾北魏地郡陵宜因其懼合使割子秦此所謂由楚

親以孤齊秦楚魏合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

昭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謂樗里

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首言主兵而不能拔天下

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

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故史書未拔而解對曰臣願以

鄙心意公意猶度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

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

公之力有餘守之於中為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

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庫翟

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言欲講秦女秦皆於我夫

魏求救欲講而已而齊兼言攻故下言主兵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

王懷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和齊秦

怨願已絕之矣怨魏欲絕之見於顏色魏王之懼也見亡有以

亡形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庫此強樓庫欲而懼

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之和按謂主之使

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

以重公也此吾事也疾言此事樓子與楚王必疾吾所欲為

矣言應之速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強人必為

合於齊外字行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

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盧翟強以為佐魏主

言之故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言且得皮氏按

欲因楚和秦以息攻鄢陵不順也故此士說之又

說博里九其辭兩言齊楚翟樓示無所偏也而於

楚獨曰吾事則是為樓子也

獻書秦王昭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謀

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

東之要也腰人身有虵於此謂兵法所擊其尾其首

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

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

也要猶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

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

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其

兵弱天下不補必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國可富兵

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

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以為武教得密須氏

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

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藍田

秦地疑行文彪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故司馬錯

為秦議以伐蜀為先而我藝祖欲平太原諸國

魏秦伐楚秦昭六年與魏韓魏王不欲樓縵謂魏王

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

戰王交制之

緩時為秦計耳故明年相秦

昭王

哀王二十一年丙寅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

此三

魏令公孫衍

乘勝而留於境

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既去則無及已

請里辭

割地以講於秦為竇屢

魏人

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

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

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

關內耳此

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

曰聞周魏今竇屢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

講秦

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質首之仇也今

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

穰侯也

右穰侯

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

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

張倚

魏人

使謂趙王

魏文

曰夫鄴寡人固形

元作刑

弗有

也

形猶勢也高注為刑法雖通而此書多作形

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

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

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

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

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

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

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定鄴也今効

元作鄴

鄴者使者

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

以合於魏而支秦此六年書卯以詐重者此也

失之於魏孝成失之於韓雖所喪敗有寡多之差其貪而不明真父子也

芒卯謂秦王昭曰主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中謂用

國之中猶臣聞明王不肯元作中而行王之所欲

於魏者長平元作羊下王屋在河東北垣洛林即蘇

謂林中河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本周

所謂為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

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土流之秦之

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

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

國策卷之二十八

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

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

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王無以

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

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

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

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

王懼然曰國有事未贍元作下兵也贍給今以兵

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

啓地二十二縣

蘇代元作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齊元作魏氏閉關而

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

時未與宋

此侵伐所得耳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

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

也疑其善魏今秦見齊魏之不合字衍也如此其甚也則

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

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使齊得秦必

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

地廣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地蘇傳有在齊伐宋之前

五國伐秦成畢之役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

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

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

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敵

而與王爭得者魏王齊楚魏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

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

宋強宋弱皆必伐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殺之不為讎者也

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

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患元作悲秦必且

用此於王矣用楚伐魏又必且劫元作王以求地既已

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行日使王輕齊齊

魏之交已醜也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

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

魏不可知也已言不信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齊

魏不可知也已言不信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齊

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

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秦權重魏

魏舟明熟元作孰是言慮此故有謂元作足下或人謂魏

王當傷秦者傷猶不敢顯也恐秦天下可令伐秦則

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

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為之非我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

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昔諸國也而以秦

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

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

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

不與秦而生以殘秦生猶進言使秦皆無百怨百

利唯已之曾安已上曾則也言使秦見殘不釋無

補令天元作是下鬻之以合於秦所謂鬻王以是免

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

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兩國自宜閱易秦兄弟

之交也燕齊與秦合讎國以伐婚姻猶兄弟也此士欲

秦秦臣為之苦矣言伐秦之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

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元

起言帝王用兵猶有不從者不經見以燕齊補伐秦黃帝之所難也

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

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元周冢周韓餘為徒與為徒友從

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與秦分

之言合諸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

符之約者臣也傳之次元作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

也不通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脩朱嬰此皆三

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秦之天

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揚之而以齊為上

交詐蓋兵請伐魏兵齊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

脩重報脩在邯鄲齊之西臣非不知秦權元作之

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處謂此非蘇代

代復約從親如蘇秦時獨所謂行其上不可則行

其中下為不可用也夫伐秦不勝竄走求成之不

給安能實之諸侯見其敗之矣豈有聽其堅為

多策耳計不葉陽君趙人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

漳朝邯鄲抱葛孽元作陰成以為趙養邑供養而

趙無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元作陽姑密元

也魏王乃止惠文十三年臣為王不取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惠文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

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號伐號者亡虞之始也故

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官之奇諫而不聽卒假

晉道晉人伐號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

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昭賢而有聲者相

之并猶兼聲威聲相助也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

也言秦以趙為疾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曠王之孰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

本傳齊閔驩故齊魏魏相之此十一

年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

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

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惠曰文願

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

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

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

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

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魏在趙西為之蔽秦今趙不

救魏魏敢盟於秦也是趙與強秦為界也地亦

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

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

曰先日公子稱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

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

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

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

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

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

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

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不暇游觀而燕不

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

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

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

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

輸以軍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

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

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

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慮謂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邇而不福

其說燕也直而不倍與夫盤口虛喝者異矣

穰侯攻大梁秦昭二十四年攻魏至大梁此十三年乘郢北元作北郢楚別邑

其北魏魏王且從從順也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

廣陶攻齊得剛博並屬太山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

秦王昭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

亡許鄢陵必議議其不當得不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

攻便

白珪魏人非也孟子稱之趙以爲周謂新城君曰夜行

者能無爲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

君於王戎貴於秦王宜爲秦王今珪不能禁人議

於君也秦策段彥語同

秦攻韓之管後志河南管城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

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言地與秦梁元作不出攻則

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

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之見秦王昭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與正是參行也以諸國參攻而願行言參彼已也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猶言不可則也方其離也以王之必也知免不急於從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精猶明以

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為王計者不如制元

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濟不能獨從荆楚濟齊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言諸國合而競秦王

乃止彪謂鄰國有兵救之挑秦之禍昭忌之言亦是也要之從約堅則宜救猶救同室之鬪也無從約而救之則是鄉鄰有鬪被髮纓冠而往是豈不可乎已

芮宋魏人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

宣太后秦王昭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委與

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趙人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

怒遂絕趙

為魏謂楚王順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秦必不聽

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

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秦伐魏遂伐齊與魏便

地言以所得齊地與魏易兩便也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魏人今翟強與秦事鼻之不欲故謂魏王曰鼻

謂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

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

之傳舍傳舍其傳注止舍不足以舍之付衛之盛

強之入無蘇於秦者言秦輕之無強王貴臣也而

秦若此其甚安可秦待已已厚可以不與秦事

可乃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欲以韓魏聽秦魏王之

利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

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

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徐求質於秦質

有不留之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折合則王

重矣

安釐王昭王子元年乙酉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華陰秦紀作華陽走芒卯

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為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

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于三梁秦

梁漢夏陽也河南有梁周小邑十萬之軍拔邯鄲

秦十一年攻趙虜莊賈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

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

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

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此臣魏

稱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

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罽子地缺割八縣地未

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定芒卯

入北地梁之北非郡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

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循猶攻之秦時蓋合楚

趙共攻魏魏見二國為秦用遂欲講秦不反覆思之也楚趙怒而與王爭事

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攻則國救亡不

國策魏一

二十六

吳曰

可得衍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

而有質亦事驗也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

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

可數也夫戰勝罽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

計之功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

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

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

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

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亡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

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千

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亡拔秦兵必罷音陰

別邑 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

願君補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未以攻亟

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

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未至

必爭事秦從是以散從機而君後擇焉於從散之

後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先割取

兵夫兵不用而魏効絳安邑又為陰啓言得二陰之

封兩機盡兩謂得縣也故宋衛効魏自比二國也

憚元作秦兵出地而小已合魏合而君制之何求

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且願君之熟計而母行危也

穰侯曰善乃罷梁園為其為魏也過深而說秦也

國策魏七

三七

不切夫以秦為天幸而欲其母行危也秦豈信之

哉秦行是何危之有且其為魏之過深也適足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

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

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

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

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將盡

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

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

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

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

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許對曰如臣之
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
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
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
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
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
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
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
視楚王項楚王入秦句王以三乘先之先楚楚王
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
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

勿憂也臣使長信侯魏相之善請無內王王待臣

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
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

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
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問何安生乎

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
曰樓公將入矣緩也侯其入臣今從支期曰王急

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
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令王

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雖死於路長信

侯曰王母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

能使應侯止王之

王無憂

彪謂周許之愛王也甚忠其論王也其賢智人也釐王不能聽而聽支期期豈

於許哉蓋期之所効者事而許之所論者理庸固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論也微二臣者釐其為

與懷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

臣

並魏人

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

上謂當其時

可謂

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

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

計不及也

而王不

也且夫欲壘者

得秦封受其壘

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

地而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

元作受

壘夫欲壘者

地而欲地者制壘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臣

國策魏七

三十九

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

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

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

也

革更也

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

欲食則食欲握則握

握不食也食者行恭程不也故史曰便則行不便則

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

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按猶止記四年有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

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睢

元作同

者年九十

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

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睢見秦王

服秦王

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不堪其事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睢之說也記十一年有

虞卿謂趙王

文惠

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

國策魏七

四十一

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

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魏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

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

趙趙主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

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本周卿此特主徒隸者且執范痤而未

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

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衍薄故也猶細而得

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

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

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

入市便元作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

使

魏

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行聖也嘗以

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用言可任者外雖得地

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

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襲言猶因趙之故態也倍趙之割則君

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遠言之王

而出之十一年有與其以死市下元在趙策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史作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

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

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

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昭秦

國生史魏一

四二一

五仁

此四十二年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

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

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代韓而益近秦臣甚

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

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女子承一弱主此十二年相惠

立八內有天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

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

乎王欲得故地蓋嘗喪地於韓今欲取之而今負強秦之禍也

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

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

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

復闕與之事也先時趙奢敗秦於此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

倍鄴朝歌倍音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

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

山元作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

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

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

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

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

坭津地缺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

有鄭地得垣雍秦紀注河內有垣雍城波榮澤屬榮陽書注在救倉東南

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

國策魏七 四十二

陵氏於秦安陵魏之不欲攻韓秦之欲許之以矣

許言聽之然許言聽之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

鄰高陵屬瑯琊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聽使者之惡

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

則南國必危矣周紀注南國江漢之間又南國雖

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

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異猶秦乃

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將有補河

山以闌元作蘭之闌入有周韓而間之從橫元作林

軍橫之以至千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

文臺隋垂都焚垂都亭有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

園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衛在河淇之間與陶接故范蠡亦云

北至乎闕魏記注在東平須昌所云乎秦者山北山吳華河

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

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

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闡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

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元作楚魏

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秦

撓之以講以地地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也實約

下而請為天下厲行頓刃以鴈行言以臣之愚補觀

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補之

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

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

韓字新魏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

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

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

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使音去

其道不通它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賦取

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質有要也共有其賦韓魏足

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

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

安矣衛時已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秦

之楚趙大破衛齊甚畏皆為秦天下之西鄉

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以

記有與上二章相次彪謂言秦之情者衆

矣無白於此者也

秦趙構難而戰

長乎之終謂魏王曰不如收齊元作趙此十七年

而構之秦

構者合其與也收趙而王不構趙趙不助之趙必與秦合戰

以毀構矣

以毀折之言不收趙趙不能獨與秦合戰而構之秦趙

必復鬪鬪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

收齊趙攻荆

欲意或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

東長之也

荆齊在魏東不樂屬待之也待魏秦而欲魏為之長

長平之役平都君

田單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

秦許吾以垣雍

韓地所得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

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

國策卷七

四四

民

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

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

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

韓垣雍之割乎

韓不畏秦故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

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

昭遇於境謂魏王曰非梧遇

而無相

魏無相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

則後王之臣

自後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

者

言處魏上而能使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所置是

無齊也

獨言齊者時君王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

有齊者

齊事者齊能得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

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補八年此八月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

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縣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皆晉宋滅之

哀八年繒恃齊而輕越繒禹後屬東海齊和子亂太公田私而越

人亡繒哀六年莒人滅郟與此異鄭恃魏以輕韓魏補伐榆關

九城圖在平州界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

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信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齊魏

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

皆有其元作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

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

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

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

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化猶比於患比猶

近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

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元作秦而又不可知後

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

國是即猶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宗願

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

坐而耳亡乎耳齊同待也且割而從天下斗王曰韓且

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

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國問以何為強王曰強秦張旄

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國問以何為強王曰強秦張旄

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異基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慮

也是熟慮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

知魏者也謂茲公指合從之人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

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

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言期於子不可必

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倍從以收秦利秦必

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從食其所資者從也

而謂橫人將以食其之資者從也以資子之讎也謂橫人將以食其之資者從也

秦拔寧邑此二年魏王令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焉

請先天下講元從才從講下魏字冉曰王無聽

其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

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吳人恐魏王之講元從義

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

皆曰王近也近親也天下以魏為親秦故外之秦因攻之王不近秦秦

之所去去猶遠皆曰王弱也無秦之助王不弱二周言言

視二周猶強也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

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若講於秦復示弱也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魏人非莊聞之中道而反衣

不申

此於行路犯風日故焦頭塵不去

皆以欲見

暇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

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

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

用所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

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

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

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

也

周肖

疑即宵

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

庭王

曰肖願為外

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

假重於外是示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所

重為無魏之重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此令肖以齊王之所

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

齊有魏也

因齊之資以得魏重肖當作齊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自郊

迎唐睢

且無作

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

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

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

憎人也不可得知也

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

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

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

卒然見趙王卒粹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

忌謹受教慮謂唐睢此十一年其陳誼益高所謂耄期

道不亂者歟賢矣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魏記注召縮高其子為管守

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

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尉之持節者安陵君曰安陵小

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

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復猶重也信陵君縮高

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

大笑也守人其人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王魏父教子

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

國策魏一

四一八

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

也雖趙魏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管在秦東

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

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

先君成侯趙主也安陵屬召陵召陵屬魏而此謂

猶受詔襄王趙襄子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大府

謂魏受詔襄子而受魏之憲則此兩屬明矣憲法令也憲之上篇曰子弑父

臣弑君有常刑補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

及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雖辭大位以全父子

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

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

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遺

元作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

者之舍劍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衍素服縞素

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困

不通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拜所以謝也以安陵釋

之義直而善處死夫以信陵之懷而好遂高不死

如加兵安陵城破之日固不免死而以此死易一

國之命可不謂仁乎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

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

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元

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

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

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

人於庭在庭則人避人於途在途則四海之內美

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

王褰揭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

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以不告有是心也何

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

者族死及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摯

其自翬元作繫元作也定矣羈覆也言自今由于

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令

庸必為我用乎我謂欲而近習之人

庸必為我用乎我謂欲而近習之人

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將出兵先其從於王者凡兵

械當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旄旗之

舟上繫之楚以攻秦臣為王之楚王耳臣之反

而行兵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即此曰子為我反無

見王矣欲其亟反不十日之內數萬之眾今涉魏

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襄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

意必來以是而足矣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自足

歲受秦兵唯此三十年無忌率五國攻

魏鞅魏人為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

也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先春申用二十餘年未

國策魏七 五十

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鄢元作隘之塞魏詁所謂

險塞或以為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音

肯此昔者所今則不然魏且曰暮云矣不能愛其

許鄢陵與梧梧屬楚國割以予秦相補去百六十

里言秦伐楚之臣之所見者秦楚關之日近元作

已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輸安邑為之謂

安邑補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

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今聞王言故立其

景閔王安釐子元年

秦攻魏急始皇五年攻魏取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

用之之易也棄謂戰而喪地死之不如棄之之易

也死謂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

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

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

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賓元作秦王又能死而弗

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

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怨謂不韋秦

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執政至於長轆者長為轆

故畢曰畢猶與嫪氏乎嫪毒秦太與呂氏乎不韋

言與嫪氏耳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

今王割地以賂秦以五嫪毒功因毒而割卑體以

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贊嫪毒以割是以魏助之

也以嫪毒勝矣以不助王以國贊嫪毒太后之德

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

交也百相欺也言昔之交皆今由嫪氏善秦而交

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時二人天

下必舍元作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

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

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

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元作且使於秦秦王謂

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

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

寡人何也且秦滅韓韓十八年亡魏魏二十年而君以五十里

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

之地請廣於君廣其地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

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

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

睢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

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

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

徒跣以頭搶地耳搶突也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

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僚吳王昭王十七年彗星襲

月聶政之刺韓傀也傀韓相見韓白虹貫日要離

之刺慶忌也美越春秋要離以罪亡令吳王焚

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

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言微侵戾氣自

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

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擾也長跪

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諭曉也夫韓

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睢自釐十一年請救至是五十餘年矣唐睢

刺劫之士自曹沫以至荆軻皆未聞道唯唐睢

者不可也為其激而發而不專志於此也

凡八十九章

國策魏卷第七

